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五九七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 中蘇文化月刊

## 第十六卷四期目錄

（已出版）



## 第十六卷五期目錄

（本週出版）



定價：本刊每期零售四十元・半年二百元・全年四百元
地址：重慶中山一路二〇六號





# 轉載解放日報評論：敵後戰場新形勢

四個月中收復二十二城，解放區現有五十五城在八路軍之手。隴海公路十六條被破壞或截斷。敵偽被迫從許多城鎮撤退，解放區多已聯接。蘇浙軍區和河南戰略根據地的建立，意義極大。敵偽對立尖銳，偽軍紛紛投誠。

（本報延安特訊）五月十五日『解放日報』社論：敵後戰場新形勢說：在毛主席擴大解放區號召之下，各解放區都依計劃向敵偽進攻，攻勢的規模之大，[illegible]。本年四個月中，已收復了二十四個縣城，多過去年一年收復的縣城。因此，解放了的縣城數量，現已達五十五個。[illegible]

# 廣泛使用自殺性飛機 日寇進行頑強掙扎

## 敵報強調增加飛機生產。美記者指出 敵空軍百分之九十使用自殺戰術

[illegible]

# 晉中八路軍的一次攻堅戰 摧毀白家莊煤礦記

[illegible]

# 日寇戰時工業仍未受損傷 不應對戰爭空洞樂觀

## 克羅莱發表日本經濟和工業資源的報告

[illegible]

# 美評論家威爾納指出 日本的戰略錯誤

## 兵力分散使用核心防線力弱

[illegible]

# 由溫雲港到溫州 敵加強防務

## 吳淞戒嚴，崇明島築炮台，上海作巷戰準備。

[illegible]

# 東京中心區 炸成了平地

[illegible]

# 琉球美軍突入首里

## 呂宋美軍兩師在維德村會師

[illegible]

# 敵外交界老人物 石井菊次郎被炸死

[illegible]

# 美國對華政策

## 美助理國務卿鄧恩說

[illegible]

# 簡訊

[illegible]

# 桂北天河羅城長安鎮等地 敵寇紛向百壽撤退

## 福建我軍收復寧德

[illegible]

# ＝海參威＝

[illegible]

# 中蘇科學社 最近工作動態

[illegible]

# 舊金山會議將展期結束

## 法國對國際條約規定提出新建議

## 大會結束後將成立「準備委員會」

舊金山會議原來決定在六月六日結束，現在決定延長五天，改在六月十一日了。……

# 美助理國務卿麥克利希

# 強調美蘇合作基礎

兩國都是年青強大而自信的國家，他們在世界的任何一點，都不衝突，沒有理由不能創造並保持長期而經久的和平。

## 英美大使在美蘇談中 將努力解決波蘭問題

### 南斯拉夫問題在走向解決之途

## 杜魯門接見南外長

## 讀者園地

### 不管工人困難 剋扣織布工資

## 邱吉爾在下院表示

## 希望早晤美蘇領袖

### 台維斯即將去巴黎

## 阿根廷烏拉圭民主領袖

## 讚揚波蘭臨時政府

### 主張邀請該政府出席舊金山會議。

## 美軍政府任命 巴伐利亞總理

## 聶伯河水閘 一年內修好

## 黎敘事件稍有轉機

### 巴黎廣播表示可望解決 美暗示調停 英提出警告

## 英國接受美建議

## 共同審判戰爭罪犯

## 市聞一束

## 鄰水拉丁案 爲何不懲兇

## 合川拉丁

# 斯退丁紐斯廣播全文

## 綜述舊金山會議一月來的成就，指出聯合國將擬定有力的民主憲章，以防止侵略鞏固和平。

## 美外交政策主要目標

# 要加強盟國的團結

### 對蘇聯和中英法都一樣

## 舊金山會議中 國際合作例證

## 區域安全問題 協議經過

（未完）

# 幾時才有飯吃?!

## ——一個大學生的生活素描

西克

半月以前！我爲了一件小小的事——貸金問題，去找學校當局交涉，所謂『小小』，在我的眼中是不會太小的，因爲這是整個的生活問題，沒有貸金便沒得飯吃，沒得飯吃，便不能生活。爲了生活，我當然必得去作這件在另一種人眼中的『小小的事』。

我首先去詢問會計室，爲什麼我們的貸金還不見發下來？會計室的回答是那麼短簡：『總部沒有命令』。

不得已，我只好去找主任，主任還算好，他告訴我這是本期第一次行政會議的決議，詳情如何，可往總部一詢。

作爲一個戰區學生而沒有飯吃——說不對公費，還有可說，作爲一個無半文接濟的戰區學生而沒有飯吃，就只有『天曉得』了！這樣空空洞洞的往總部跑，我當然不敢，沒奈何，掏出破包僅有的幾塊錢，買白紙作呈文，去請主任的示，好容易才等到了主任的批示：『前呈設長閱示』六字及一個約四平方厘米的朱砂印。這兩天，說老實話，我已經作了大飯廳的鈴響游擊手了。

『兩個似通非通的[illegible]』夠到了總部，驟然我感到一點，我想也許上面已經有了辦法救濟，總是會計處沒有發下來，須得去問問會計處，再作商量，總有得一切麻煩了，因爲我是個說的，眼裡，就是一個不成問問的問題，問題還是那些總長們，是否顧慮到了我們這些窮小子；問題是在那些中秘書仲命令答，是否肯到我們接時發下。

『呢！請問你：到底怎麼辦？』

對小經理，沒有回答。

我又把上文重複了一遍，仍然沒有回答，就我

題擺台上，沒有『詢問組』三個字的木牌子，好半天，那傢伙才抬起頭來，把我死命一盯，伸出大姆指向肩膀背後一指。

『喂！請問你，分設有不有辦法公佈？』我跑去訊問他後面的一個同樣無表情的傢伙。

貧嘴寡舌命故。

『你去找會計長吧！』頭也不抬。

很順利地闖入了會計長的房子，他正在發落一些公事，至少半個鐘頭，才輪到我，他的答復是：『這不干我的事。』

那時我覺得對自己的處境，我爲什麼要去找他呢？我找他又有什麼用呢？這活動換官話！原先就算有想把問題簡單化，現在弄得更複雜了，我還是趕快就找校長去。

辦公室的工人告訴我，校長今天沒有來，問他什麼時候會來，他說沒忙得很，不一定來。

問過幾個同學，才問到了校長的私邸。距離很遠，要跑大半天，只有一個辦法：手在背後播癢。

沒奈何！又是三到吃飯的時候了，只得去找一個老同學，他告訴我，校長是不大容易會見的，你最好去找他的秘書長，民生問題是這位同學給我解決了。

下午，會見了秘書長，秘書長很好，他告訴我這件事是屬訓導處管的，要我三點鐘來領批去見訓導長。

天，偏會作弄人，竟大雨滂沱地下起雨來。這，可害了我；下午三點鐘冒雨領了批示去見訓導長，跑進訓導處，他受了許多陌生面孔的盯視，大約落一個曲背秘書大約至少往訓導長室闖，左邊桌堆到了陣雨第三期的小伙子；訓導長席上閒空空如也，使我又大失所望，小伙子還算好，他告訴我：訓導長今天下午召集會，五點鐘你再來一趟，否則到要明日下午三時後，才能見到，沒奈何，三步兩趨地退了出來，靜候着五點鐘的降臨。

四點三十分跑去一趟，小伙子乾脆回答，訓導長不會來了，好，這是命運已經注定了的，見不到人，又有什麼辦法!?總算是我們窮光蛋活該，誰叫你沒有錢？而又偏偏要向還有學無錢送來的學府讀。好容易捱過了一天，訓導長室同樣只有那個小伙子在任興工作，我問他，到底訓導長來不來的？

『這就要看他的高興了，』他懶洋洋地回答我。我告訴他，我領有校長室的一個批示，必得馬上見到訓導長，否則能不能修辦你給我轉達？他接受了。他說大約明天上午九至十時，訓導長可能來這裏。並再三叮嚀我，不要錯過了這個機會，批示擱在這兒，明日一早給你轉呈。

來到本部的第三天的上午十一點零五分，才見到了一個綾綢衣，拿司槍寬，好個子，五十來往年紀的，滿放紅光，威風十足的人，坐上訓導長席，接着便是一大批的裝笑給從人們丁上去，把來的時針拚命在轉動，十一點四十分了還輪不到我，只好硬着頭皮帶着上刑台的心情走近前去拜了一聲『訓導長』。

『什麼事？』新鏡倒釘似的落下來。

我把我的問題簡單扼述了一遍。

『那是你們分校的事！你去找分校主任好了，我管不了這許多。』掉頭同另一個人談話另一個個騙去了，臉孔十分難看。

『這是×秘書長叫我來找你的，』氣壞了我。

『你去找×秘書長好了。』百二十分不耐煩。

『那就請你把校長室的批示退還給我，』我毫不客氣地回答着。

『你下午來領批示』，還是掉頭去同那個人談話。

我方纔把我到這邊幾天了才見到了人的話說出時，關掉鳴了。我們常說利的訓導長馬上披上了雨衣，倉皇踏出了辦公室。

我幾乎要哭了出來，但是沒有眼淚。回去嗎？沒有飯吃，不回去嗎？又有什麼辦法？憤怒在我的胸中燃燒起來，我記起了一個不太陌生的名詞：『官僚』，學校也已經現湖地官僚化了。

天下滂雨，反正沒有地方跑，我索性作一個拟徒就留在訓導長辦用的一把紫椅上面，靜待下午二時的光降，不爭氣的肚子，偏會同我搗蛋，轆轆不停地在吵架，『忍受看』！『高度的忍耐是一種力量。』我只好如此提醒自己。

出乎意料之外，訓導長竟按時到了，他忽忽批了一條叫一個工友去找秘書長查一查第×次行政會議的檔案。他說一會錄後必來此地，叫我在這裏等候好了。

一點鐘以後，問題總算有了解決。會齊漸身報備同到了分部。『公文幾時轉過來？』『幾時才有飯吃？』又只有天曉得了。唯一的辦法，還是當大飯廳的特等游擊手，暫時把所謂『禮義廉恥』的校訓丟到耳後了。

# 副刊

# 雜感

馬也

國民大會第十二次將要『如期召集』，計由民國二十一年到民國三十四年『百折不撓，歷久彌堅』者共十一次矣。

× × ×

有些話，似乎說得『漂亮』的。

但他永遠做的是不漂亮的事。

孔子曰：聽其言而觀其行。

周子曰：觀其人卽足知其行矣！

× × ×

在『一切歸於實際』背後，是人，因爲言詞要變成事實，必須由人來執行。

× × ×

檢討，決議，但是行動如何呢？

阿斗們！請靜立一旁，不必焦燥，且看大人先生們自己去把自己的頭砍下來罷。

這自然只是幹話。

× × ×

軍事上衛路的撒謊不能掩飾一切實情。

這不能表露的事是什麼呢？

譏笑們切身體驗的事實，即使我不說也總是明白的。

× × ×

蘇軍反攻，由莫斯科直殺到柏林，『反攻規模，史無前例』！

我軍由沙陽，長沙『節節予敵以極大之創傷』，終而至於湘西『會戰』奏捷，此亦可寫爲我國軍事史上之一奇蹟也。

× × ×

阿Q永遠不承認自己是阿Q。

拿破崙，希特勒，墨索里尼永遠自以爲是天下第一英雄。

彼此，彼此，阿Q與阿道爾夫·希特勒！

× × ×

# 光榮啊，爲祖國而死的英雄！

這是從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倫敦法蘭西戰鬥的出版的『法蘭西的死』小冊子中譯出的。如書名所示，殉道者的鮮血灑灑了祖國的土地，他們不愧爲巴黎公社的兒女，法蘭西沒有亡了！

——譯者

這是一個青年共產黨員的最後的信，除了他的姓名——保羅·斯芬——之外，我們別的都不知道。

給我的偉大共產黨：

幾天之內，我的同志們和我將被刑斃了。我昂起頭，帶着完成任務的滿足和一直對你——我親愛的黨——是戰鬥的忠心耿耿的信徒的良心走去。從一九三五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在我的兄弟瑞尼——我對他我極崇高的敬意——幫助和指導之下，我當了『青年之光』的書記。不久戰爭降至。出於自願，我曾先當一年兵役，而當那個恥辱的停戰協定簽字時，我又回到巴黎與死亡爲伴，繼續鬥爭。

一九四二年三月，我和我的兄弟英瑞士一起參加內地軍。英瑞士經過了悠長歲月的監禁和痛苦的折磨之後，於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四日英勇的死於德國人的槍彈之下。一九四二年四月我便不能住在家裏；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我負了傷在巴黎被九個法國警察和三個德國人逮捕了。那時正是晚上九點鐘。我所在的房屋被包圍了，警察們向着我投彈，我企圖逃脫，代拉蘭·代季納（特別警察）的警察用手槍放了三響。一顆擊中我的腿部，另一顆擊中腰部，我便被那故自稱爲法國人的警察所逮捕。

我被帶到代季納的中央專員處，在那裏一直到早晨八時，這些警察在虐待我。他們用警棍等打我的頭部和我的全身。中央專員謹夏本人要我正躺在兩張椅子上，用腳踢我的腹。流血非常多（醫生說必須立刻把我送到醫院去），但苦刑並未中止。

我一直到早晨五點鐘，忍受最殘酷的折磨之後，才說出我的姓名。這些警察把我的生殖器放在椅上用手在上面壓，要我認人並和同志們約會；但是我說不認識這些同伴們，也不說出約會。

然後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十一點鐘，我在極端危殆的情況中被送到薩爾佩特里耶醫院去。我經過兩次痛苦的手術後昏迷不醒了六天。我整夜被四個武裝的監視人看守着——雖然我一直到胸部都是被石膏包紮着的。我在這裏感謝照顧我的修道女和李利愛來，病室內的病人——爲了他們給我的慰藉。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我被送到德國的醫院（卡爾密德）裏去。在那裏我住了三個半月。從那裏我又被押到弗雷納監禁所，我是二月二十八日到達那裏的。我被拘留八天之後，手腕被綁着懸吊起五個鐘頭之久。我成爲那些當教官的野蠻人的拳擊的對象。又一次，我被綁在三個距地五十生的的小樁子上（一根在腳，另一根在胸部，另一根[illegible]）如此者達三個鐘點之久。在另外幾次審問的時候，他們給我套上鐵甲，一種以前所未見的刑具[illegible]地擊打着神經（我的背上留着條條的痕跡）。他們四天不給我吃東西而叫我看着廚房。

雖然備受折磨，我沒有出賣一個同志，我沒有出賣一個人；我永遠拒絕任何使我良心負疚之事。後來我收到四件東西，但是從墨外的小屋子觸我線述了一個人的；我已有兩個半月沒有數少了。一九四三年七月我聽說[illegible]，當晚判處死刑，在我鼓勵我又被送入牢了，我的案件卻被奪走了。書再審的又重新開始，許多起他們所要證實我的行爲，但是那些軍事法官將紀錄的事實放在預審紀錄裏去，要我承認。終於他們帶我到一個市議會去，我已經被囚禁七個多月，備受飢餓和創傷的痛苦，然而我的愉快精神並未消逝，一九四三年十月八日舉行儀式的法官判處我們死刑。那天被判死刑共有五人，其中之一爲我的勇敢的同志密治，路謝——他對我有如父親。不管一切，我繼續笑和歌唱。我一直到死，是法國共產黨員；我沒有什麼後悔的——除了因爲事情做得太少。假如我要重新再過一次我的生命，我將重新開始如我過去一次一樣。我親愛的——我的偉大的共產黨——而驕傲，爲了光的每天要死不向敵人透露秘密的清正的戰鬥者而驕傲。我將走上刑台歌唱『馬賽曲』和『國際歌』。心裏懷了見到德國法西斯在勇敢的紅軍打擊之下退縮，見到我們國家的抵抗與我的黨以前所未有的偉大而無與倫比。

死亡對我算不了什麼。我知道我的同志和我的仇是會報復的。每天都有賣國賊和以當兵爲業的奸伙們死在內地軍的子彈下。我們之間，許多人已死去。在這裏我向已經死在工作中的英雄們致敬——其中有朱利安·亞庇奧（敵人曾企圖以巨款收買其家屬），奎瑞士·杜巴許，與古斯丁·路貝爾，于爾·婚蒙，亞爾岡·勞特爾（死在我眼前，被一連串的炸彈擊中，屍體曝棄地上歷時十二天），我的兄弟英瑞士以及其他許多人……

法蘭西的青年，記着這些英雄們！他們的名字就是勇敢和光榮。其他的同志像我一樣鎮靜地等待著最後的時間。他們之中有喬治·路謝，喬治·義太爾恩和十二個猶太籍志士同志。法蘭西青年們，內地軍，無論如何不要屈服，不要讓人屠殺，激勵我們的愛國心和自由的呼聲，再沒有比現在那麼活躍地在你們身上了。無情地把敵人從國土上趕出去，打倒法奸。不必爲我們哭泣；永遠把戰鬥的旗幟舉得更高。你們將爲我們復仇的，同志們！

光榮啊，你，在前面領導我們前進的人！將死的人向你們道謝！

我就要犧牲我短短的二十一年的生命爲了使法蘭西的孩子們自由和快樂。我沒有恐懼我立的事業；我死時，微笑掛在臂邊；嘴唇塗上頌歌。我對死亡沒有恐懼。

別了，內地軍的同志們；別了，青年共產黨員；別了，我的英勇的黨；別了，我的英勇的國家，將死的人向你們致敬禮！

共產黨萬歲！法蘭西萬歲！

保羅·斯芬。（澎譯）

# 給英雄的眞理搏鬥者

王亞平

歡唱吧！歡唱吧！
那英雄的眞理搏鬥者，
打開了集中營柏林的大門，
在希特勒國防的廢墟上
插起了光明的紅旗。

歡唱吧！歡唱吧！
那英雄的眞理搏鬥者，
像鋼炸的地雷擊打頑石，
從血光裏火種
解放了法西斯蒙蔽的土地。

歡唱吧！歡唱吧！
那英雄的眞理搏鬥者，
用血肉爭取每一秒時間，
用刺刀爭取每一寸空間，
用意志砍了人類的仇敵。

歡唱吧！歡唱吧！
那英雄的眞理搏鬥者，
從綠色的伏爾加河到悠悠的萊茵，
他們勝利的進行，高唱聯歌，
那[illegible]，喚醒了歐羅巴的[illegible]。

歡唱吧！歡唱吧！
那英雄的眞理搏鬥者，
他們堅握着槍，實踐行義，
一面作戰，一面撒播種子，
他們走過的地方，就有民主的花朵開放。

歡唱吧！歡唱吧！歡唱吧！
那英雄的眞理搏鬥者，
他們像高爾基筆下的海燕，
飛翔到大漢者的廣場，
鼓動着智慧而驕傲的翅膀。

歡唱吧！歡唱吧！歡唱吧！
那英雄的眞理搏鬥者，
他們帶着斯大林鋼鐵的命令，
勇猛地揭開了統治者的枷鎖。

歡唱吧！歡唱吧！歡唱吧！
那英雄的眞理搏鬥者，
他們第一個打入柏林！
他們第一次創造了偉大的鬥爭！
他們是人類黑夜裏閃耀的星辰！

一九四五、四、柏林陷落前夕。

# 新華信箱

## 向人民學習，向生活學習

### ——到農村去的幾個問題

×先生：

讀了您的來信使我們非常感動，您這種實踐爲人民服務『到農村去』的決心，正是革命知識份子最可寶貴的優秀傳統；中國革命實際上是農民革命，爲着完成這個任務，需要千百萬的青年勇敢的投身到這個戰鬥實踐中去。

正如您所指出的，『到農村去』我們應該『把握時機』，因爲『時局的發展對我們太有利了』，這就不僅要求知識青年朋友，堅決的立定到農村去爲人民服務的決心，而且要把握時機，及時行動；因爲今天，不僅農民大衆中間早已存在着要求民主的願望，而且今天阻止我們到農村去的困難還不太多，如果我們今天還猶豫不決，也就會遇到困難。如果今天我們不能發動廣大的農民大衆，不能使農民大衆的力量從分散、隔離、禁錮的狀態下解放起來，團結起來，不僅中國人民長期奮鬥所得來的勝利果實會被奪取，而且也根本無法獲得眞正的勝利；我們必須以廣大的人民力量來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用進步來爭取解放。爲了我們希望同學們好好的利用這個假期，大批的到農村去，我們分別提供一點意見，作您的參考。

（一）自己的家鄉既然不能回去，自然只好尋覓另外的辦法，『到農村去』自然比『回』農村去困難更多一些，但這一點，我們可以儘量的利用一些朋友的關係，也許一些朋友交往不深，思想上也不一定相同，但這也並不妨礙我們借重他們的關係到農村去。就今天大後方的農村說，仍然是需才很急的，因爲一般的農村工作者的待遇都比較低，縣鄉村教師，農貸工作者，合作事業工作者，鄉農推廣人員，很多人都想方設法圖謀改換，特別是小學教師，師範的現象，在鄉鎮裡很普遍，因此，在農村裡要覓一個工作崗位，恐怕比在城市裡還容易一些。

除了利用朋友關係外，我們還可以儘量利用報紙招考之類的機會，或者是通過一些職業介紹的關係。後者雖然收效不大，但招考前往的一些農村工作人員的機會時常是有的。

在尋找農村的工作崗位的時候，我們必須糾正一種習的知識份子所保存的身份觀念，覺得有許多事不願意，怕損失自己的身份。我們必須清除這種舊的病態思想，如果這種思想改變了，只要有利於人民大衆，什麼事都可以做。工作也就決不難找。報紙上前次發表了一個農村工作者的經驗，他就是大學畢業後到鄉下當長工，自然這不定要求每個人都這樣，（說勞動生活時學校教育，常常把我們教得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即使決心去做，也沒有氣力這樣作。）這裡，關係到我們的決心，如果我們眞是立定志願，努力學習勞動，困難是會爲我們克服的。

如果我們已經用了最大的努力，仍然沒有尋找到這樣的機會，不妨改由先到小的城市，雖然這不是我們的眞正願望，但我們是不妨選擇這樣來過渡到農村去的。

至於拉丁這些事，比較容易發生的恐怕還是進入農村的路途中，這自然需要我們想一些應付的方法，譬如先有了一個穩定的工作崗位，在路途上表現得一些，這些事是可以免掉。

（二）到農村後關於新知識的獲得問題，我們覺得，『到農村去』第一個要緊的問題是如何生根，如何生根下去，如果不能生根，工作既無法開展，學習也無法進行。我們到農村去的首要問題是首先要鞏固自己的工作崗位，能夠逐漸和農民大衆相接近，要不，我們雖然到了農村，是並沒有到農民大衆中去的。如果我們已經奠下了相當的基礎，我們可以和一些還留在城市裡的朋友保持聯繫，和進步的報刊保持一些聯繫，設法弄一些報刊，從這些報刊的文章中去思考，去分析，根據自己的具體環境來佈置自己的工作。如果環境還不容許我們獲得這些報刊，我們也只能暫時尋覓一些普通的報紙，從簡單的消息下面，從文章的側面，甚至從文章的反面來思索，來批判，也不難瞭解大勢的方向。我們在城市裡，新知識的獲得固然比較容易，但也容易養成我們思想的怠情，不願去思索問題，在鄉村裡，既然面對着複雜的事實，才好決定應付的方法。

我們應該向生活學習，不要把知識的範圍限制在書本上，譬如我們在鄉村裡要應付反動力量，這就不是讀書本知識可以應付的，我們不僅要了解一般的具體情況，而且要了解每一個具體的人的情形，他如何思想，如何生活，他和其人們的關係如何，然後才能適當的去對付。

農村裡是早就有過許多工作者的，我們也不是完全找不到一些志願相同的朋友，這就需要我們在工作中去發掘，去結識，去虛心的學習他們已經在工作中得到的知識。對於一般的農村知識份子，我們也應該去團結和教育他們。這不僅是要自己的工作可以得到他們的支持，而且可以使他們形成團結農民大衆的助手，自然我們的工作重心還是和農民大衆相結合的。

（三）如何從我到人的經驗，在上面已經談了一點，別人的經驗可以供我們的參考，值得細心研究，在報刊上我們介紹過一些，這也就是一些工作者綜合出來的經驗。但各個地方有它自身的獨特環境，這些經驗也只能供參考，而不是可以原樣搬來的。關於這方面的經驗，報刊上自然還要不斷的介紹，如果我們有什麼經驗，我們自然是樂於提供我們的意見的。

繁雜待決的問題，也正可以養成我們獨立的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自然這決不能要着個人的主觀，好在我們已經有了一些理論知識，有了以人民利益爲出發的觀念，我們是可以逐漸養成獨立工作的能力的。

# 醫藥問答

[illegible]積水

辛庚先生：

你問肺病有幾種？肺結核和肺痨有何分別？肺痨是不是肺中有水？

『肺病』，普通是指『肺結核』而言。如果你是問肺臟的病症（肺臟可能發生的病）有多少種類？那就多得很，如肺炎、肺膿瘍、肺癌、肺壞疽……等。

『肺結核病』，是由於肺臟染上了結核菌而起的，是一種獨立的病名。『肺痨』是指肺內有『痨』；痨，不過是症狀，不當爲獨立的病名。肺結核，固然是有痨；而肺炎，也有痨；所以，肺痨，祇能說是肺的『病徵』。『肺中有水』，該說是指『肺積水病』；肺積水病是會咳出痰的，『肺痨』，不是病名，上面已說過。

你的病究竟是肺結核了，抑或是肺積水？此地無法給你一個答覆，請你到中央醫院或市民醫院經醫師診斷之後，才好決定治療的方法。

# 簡覆

◇殿孫先生：

羅斯福的傳記，據我們所知，西風的一本，生活方面講得較多，時與潮的一本，政治方面講得多些，這兩本比較可讀。

戲劇先生的新聞學校，叫民治新聞學校，設在保安路社交會堂。復旦大學有一個新聞系。並無國設的新聞學校，沒有聽到。

◇『魯迅自選集』是魯迅先生自己選的。『魯迅的書』可以一讀。

◇惠中先生：

附帶的同志還在淪陷，和他通訊很困難，因爲我們知道，郵政檢查是很厲害的。

中日戰爭不會像你所說的結束得那麼快，敵人還有力量，但能掙扎，要打敗他，還需要我們努力。至於聯合政府的實現與否，也要看我們努力程度如何。但無論如何，中國必走聯合政府的路，這是肯定的，因爲這是歷史的需要和社會的性質所決定的。中國任何一個階級都不可能成立單獨的專政，更不可能單靠一個階級獲得抗戰的勝利和建國的成功。

籠統的不滿現實是不對的。現實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壞的現實，腐爛的，頹敗的現實；另一方面是新的現實，新生的，進步的現實。解放區和大後方的民主勢力就是屬於後者。勇敢的和進步的力量結合起來，與自己的一切可能和力量，向那個腐朽倒退的現實，有一分熱，發一分光，一點一滴的做去，工作興趣就自然會發生。

◇拍溪××廠一羣工人先生：

（一）不准許工人有自己組織團體的自由，而用一些統制的辦法，另外製造一些御用工會『組織工人』，很明顯這是不能眞正爲工人謀福利的，千萬的事實已經很告訴了我們。不過，既然有這樣一種組織，在目前情形下，職工們還是可以參加進去，去充實它們，爭取到一些謀福利的機會。（二）捐款獻機的工友，無須找人負責，自己經手捐，一個人捐或和二三朋友共同捐都可以，也都可以代轉。（三）共來稿容許發表，對讀者有好處，任何稿件，我們都歡迎，把它們寫的稿子放在報刊上發表。所以，讀者的稿都是[illegible]，對於報紙的幫助很大。謝謝你們[illegible]。